

錢海岳撰

南明史

第九冊

中華書局

三

南明主



錢海岳撰

南明史

第九冊 列傳
卷六十五至卷七十三

中華書局

南明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四十一

無錫錢海岳撰

焦璉	胡祖虞	周孔昭	馬之驥	劉起蛟	白玉等	白貴	趙興	鄧元禧	朱旻如	白國楨等	趙
應選	湯執中	溫如孔	周宗德	尉遲日昇等	龍國命	胡鯉	楊佩玉	郝太極	解鼃	王國增	胡
一青	李成龍	楊應亨	石元澤	王永祚	喬汝遷等	蔣甲	陶仰用	鍾芳	陳日堯	弟世則	
周金湯	周朝	周斌等	羊明節	黃崇文	蘇汝賢等	楊大恩	劉珮雲	謝國恩	余啟泰	葉承恩	
戚輔臣	羅廷用	吉大堯	覃朗富	李大受	侯性	子方道	嚴雲從	林時望	王忠	張應葵	
楊奇等	張鳴鳳	康永寧	成大用	王有成	劉大榮等	謝甲	劉福興	黃元吉	孟本淳	張明誠	
黃以仁	梁上棟	周甲	李建來	梁大	呂建	梁台玉	韋嗣寬	段叵	王命哲	盧大明	汪馨
臣忠	趙登元	劉星海等	閻長吉	王良盛	鄭啟明	李鎮雄	鄧林杞	李潛	寶雲開	胡宗元	魏
豹	屠時中	孔思誠	遲光啟	苗路宗	陳斗陽等	倪養寧	魯國良	李福仲	曾文啟	袁成章	

黃眼石 劉攀鳳 吳醒間 知開 羅熙 兄璣等 鄧凱 張龍 黎維祚

焦璉，字國器，大同人。父晃，指揮使，守榆林有戰功。璉爲兒時，善騎射，讀孫吳書，通大畧。嘗遊塞上，見台吉諸部落有乘良馬者，輒騰而上，推墮其人，馳射數十里。諸部落知其爲焦指揮子，莫誰何也。年三十，官遊擊，爲楊國威中軍。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全州，璉以先鋒敗之黃沙驛，進復永州。昭宗陷寇道州，璉踰城出之。上以驚惶致病，不能行，璉乃背負登城，手短兵躍下，輕捷如飛，獻忠不敢逼，遂疾趨渡河以免。

隆武元年八月，國威挾靖江王亨嘉反，幽瞿式耜桂林，丁魁楚遣將趙千駟、嚴遵誥、馬吉翔、陳邦傳討之，亨嘉戰敗歸。國威率璉來援，入城守。璉素重式耜，且知亨嘉不義，夜縋城出，與邦傳定計，執亨嘉、國威、嚴天鳳、吳之琮、張龍翼等致福京，亂遂定。遷黃沙參將。

昭宗即位，擢都督同知總兵，挂援剿征虜將軍印。以舊恩，優厚之。

永曆元年，從扈平樂。式耜留守桂林，璉與胡祖虞軍隸焉。三月十四日，清兵從平樂長驅入，桂林虛無甲兵，式耜檄召璉於黃沙鎮，璉以三百人赴之。時山水汎濫，士卒從水中

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得漁舟二，次第渡之，以十三日薄暮抵留守府。明日，方遣人至太墟運糧。俄清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璉袒背控弦提刀出，發數矢，應弦倒。璉士卒閉城門，清兵之入城者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斬數人，乃棄馬越城下，璉與周孔昭開門追之。清兵自入粵來，未有抗衡者，見璉出，方錯愕，而璉引騎直貫其營，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清兵爲三。已復合而圍之，璉大呼入，戈刃所及，血肉肉飛，追奔數十里。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桂林獲全。已劉承胤部兵之助守者，與璉兵不和，闕而去。清兵偵有變，復還師環攻文昌門，吏士失色。璉出戰，以西洋大礮架女牆放之，殺傷數百人。向晡收兵，明日復出，奮刀直入，橫突其陣，清兵棄甲仗奔，追斬千人，逐北二十里而還。陞太子少師、左都督、提督廣西軍，封新興伯。

旋命督標副總兵馬之驥、鎮標右協副總兵熊飛，於八月復陽朔，俘都督馬必晉、副將管雄、守道李勝，得大銃八十，火藥刀甲無數。參將陳惟學、朱方明、朱方昇、龍文明進復平樂各邑，斬將吳維藩。總兵杜鳳、劉國泰亦復岑溪。屠埒、龍奔賀縣，爲懷集義兵所斬。清兵逼全州，以總兵趙興、畢壯猷八鎮七千人從何騰蛟守八日夜大破之。已與郝永忠聞，全州降清。

二年正月，晉侯。二月，永忠兵亂，上出狩，璉聞警，自平樂馳援，而清兵已間抵桂林北

門。騰蛟令滇師出文昌門，楚師出榕樹門，自與璉出北門。戰未合，璉突搏清營。清兵圍之，矢雨下。璉左右蕩決，勢如遊龍，清兵合而復散者再。其部將劉起蛟、白玉、白貴、趙興、沈煌及總兵張天祚、覃裕春，督標馬胤昌、之驥父子，副總兵俞方、吳希璘、吳之英亦大呼陷陣，與璉合鬪，斬數百人，貫營而出，清兵大奔。玉、貴誅通敵陽朔舉人莫之元。清將使人來招，璉斬之。清兵進攻全州，璉督天祚、高彪相視發礮，所向旨中，余世忠彈傷左臂，幾斃。副總兵林三鼎襲黃沙、六塘，鄧元禧、廖必名絕東南餉道，皆捷。璉督興及總兵杜化年、吳應夔，繇茅鋪破南門入，再復永州，幾獲孔有德。論者謂桂林三捷，南渡以來所未有也。

璉敢戰恥走，身爲士卒先，而與諸將交，謙讓不競，諸將皆安之。自隆武來，武帥或假便宜，因之驕橫，往往廷參監司，鞭笞守令。獨璉遇文吏，一仍中朝舊制，尤斂束部兵，於民無擾，恂恂如儒生。而時聞寇警，則蓐食馳赴，不畏危險。顧以糧餉不給，兵不滿萬，故不能成大功。

三年春，孫可望據僞敕稱王，脅諸將降附。璉移書諸將，請公疏糾私王可望者，因合兵責可望削號，不從，則奉天子討之，可望氣懾不敢動。

八月，清兵攻全州，起蛟敗績於興安。四年二月，上幸梧州，璉率兵入衛，晉宣國公。

金堡下獄，抗疏言：「堡忠邪，臣不敢知，但楚、粵、川、黔諸將，下至廝養賤卒編戶細民，莫不以爲直者。陛下欲收人心，而亟罪堡，似不相宜。」因移書馬進忠等疏理，堡得減死論戍。

時式耜以滇兵守桂、全，調璉守陽朔。璉不樂曰：「留守驕客兵，輕腹心，吾死無埋骨地矣。」順承王勒克德渾三路兵再陷永、全，薄桂林，滇兵走，式耜嘆曰：「吾死矣。使璉在，吾安得至此！」遂陷敵。將死，遺書璉曰：「虜兵弱，城空虛，公可提兵來，此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璉得書泣曰：「留守遠我，致我倉卒不及救。今公既死，我又誰與共功名？」因長號不已。

五年正月，治兵五屯所。吉翔調旨分其兵守篁竹，隸璉兵止五千人。九月，兵潰過潯州，邦傳以潯州畔，璉不知也。邦傳誘之入營，百計勸降，璉大罵，從容自刎死。子三郎，後爲吉翔所害死。事聞，諡璉忠愍。

祖虞，字叔羽，歙縣人。崇禎七年武進士。自新平守備，累功官都督總兵。從式耜守桂林。桂林陷，變姓名，入盤古山。一夕，中伏弩死。

孔昭，不知何許人。監紀推官遷兵科給事中。永曆三年五月，調兵懷集陽山，爲人所害。

之驥，不知何許人。後投永忠，與朱旻如爭昭平餉，驕悍不可制，爲璉計殺。

起蛟字小泉，資膽勇，兵稱最強。以總兵挂撫桂將軍印，嘗戰虞山下，首級垂馬項，累累如貫珠。

玉，南陽守備。從騰蛟轉戰有功，陞協守廣西副總兵，後與副總兵煌坐失律死。

貴，協守廣西副總兵，後戰死永州。焚其屍，獲箭鏃數升。

興，總兵。好剛使氣。趙應選部衆多劫掠，興怒而攻之，殺四五人，幾大閱。璉不得已，斬興以謝滇將。

後清兵攻全州，璉卧病陽朔，起蛟總統諸軍，與總兵張明綱以全營疾趨興安，深入敗，璉按軍法斬之，以明綱代。自三人死，而璉營遂弱。璉每與瞿共美言之，淚輒簌簌下也。

元禧，字子瑞，全州人。崇禎十五年舉於鄉。起兵，歷監紀推官、職方主事。桂林陷，死難。

朱旻如，字宗臣，臨桂人。猿臂善射，膂力過人。以武進士禦張獻忠全、灌，授守備。已隨焦璉起兵，定靖江，王亨嘉亂，遷遊擊。益散家財萬金，號召丁壯，成一軍。馬仗精好，爲璉軍最。永曆二年，從復陽朔、平樂，以功擢副總兵，守平樂。

旻如剛直慕義，折節下文吏，尤恭謹循法度。時何騰蛟部滇、楚老營留桂平縱暴，萬六吉責之，騰蛟欲得而甘心。旻如偵得其詳，慨然曰：「督師乃欲捕係天子近臣，無人臣禮。」留六吉於署。材官至，挫辱之，大言曰：「旻如不畏死，爲一隅君臣存分義。督師若欲殺我者，我自來。」遂送六吉南寧，而自署其門曰：「旻如得罪督師，爲朝廷存一錢君臣之義，故不敢擁兵以自求活，今解兵待譴。」乃自囚服就璫，謝事閒居。騰蛟敗歿，復職，守平樂，謙謹有節制聞。陞右都督總兵，挂鎮西將軍印。

五年九月，馬蛟麟、陳邦傳以清兵自灌陽、恭城間攻平樂，旻如兵止三千，與白國楨戰敗，攔城堅守，發火礮，頗傷清兵。蛟麟以雲梯登，卻之。自辰至午，兵寡不敵，城陷，旻如巷戰，衆皆披靡，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舍，旻如從火中擊殺騎數百人。衆騎追射入署，旻如挾弩矢火藥，騰附鴟尾，舉火器，發無不中，兵死枕籍。會別軍繇署後登，入卧內，旻如知不可爲，遂殺其妻子，南向拜，易進賢冠大絳袍，握印手劍端坐。清兵望見如塑神像，愕眙不敢進。旻如大呼曰：「身是鎮西將軍朱旻如，虜何怯，不前殺我也？」清兵自堂下射之，中頰，旻如復呼曰：「虜不濟事。」遂援劍自刎而死。蛟麟怒旻如之拒，下令屠城三日，部曲蕭伯雄冒死負旻如屍，葬之城北。賀縣土司梁尚挺降清。

國楨，字幹卿，清遠人。隆武元年副貢。與文耀祖、朱應遇、曾士毅、白嘗康、朱祚陟、

徐汝相迎立昭宗，授監紀推官。從扈廣西，瞿式耜疏薦桂林知府，陞僉事，監旻如軍。城陷死。弟國忠守廣寧，城陷被執不屈死。耀祖，隆武恩貢。應遇，隆武恩貢，平樂教授。士毅、嘗康，永曆恩貢。皆清遠人。

趙應選，字玉田，建水人。胡一青中表兄弟，故爲里魁，雄長諸土漢。弘光時，陳賡請募滇兵入衛，以胡紹虞爲總統，應選副之。隆武元年，敕赴閩，乃與湯執中隨賡出湖南。至建昌，益王由本留之共事。保寧王紹杞畔，以火箭傷象兵，遂潰亂，改隸萬元吉。吉安圍解，應選代爲總統。顧肥鈍不任戰，一倚一青爲重。無何，賡與元吉忤，引兵退南安。忠誠陷，應選等退居郴、韶、永間。

賡卒，乃改依何騰蛟，爲奏授副總兵，命副總兵秦遇春、吳大魯、廖化龍及火器營畢九章守歸儀。

永曆元年三月，清兵襲衡山，與一青以五千人力扼橋頭，連斬數十人，追奔三十餘里，騰蛟乃得至衡州。劉承胤襲騰蛟，應選力戰殲其衆，騰蛟倚以自強。十月，率之入衛，賜號御滇營，加太子少保、都督總兵，挂靖虜將軍印。

十一月，大敗清兵全州。全州降清，以兵回桂林，封新寧伯。桂林潰，提五協五司兵爲

中軍督周正營、周一烈、易水汲奮勇爭先，大破清兵。進攻全州，清以鉅手合戰於橋，水陸拒守，銳甚，應選身當其衝，吳興朝水戰維忠，橋下頗利，應選突擊，各斬其一將，總兵黃尚賢連中三槍，不少挫，蒲纓營高招紅旗手劉魁泰渡河擊西路，前騎劉承讚、魯大國營高招紅旗手朱邦鳳亦渡河持挺擊後騎，橋口之敵乃潰。應選躬督全營墮北門，遂復全州。繼復永州、衡州，以藍亭爲監軍。

騰蛟歿，從堵胤錫守衡州，敗績。應選謂一青等曰：「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降乎，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乃於三年五月，收餘兵走桂林。瞿式耜命益募兵二萬人，分守全州、永寧，以衛桂林。晉侯。

永寧陷，檄出全州，糧匱不克進。忌焦璉之勇，使屯平樂。

四年三月，命與一青、纓、曹志建進兵長沙，晉開國公，漸驕蹇，廷議不平。一青出守榕江，應選則居桂林老營，擁姬妾自娛，又奪王永祚子婦，盛飾親迎，置疆場不問。勒克德渾陷嚴關，式耜檄戰守，不應；又尼璉救。再促之，則盡室逃柳州山中，部曲解體，桂林遂陷。已屯賓州。

五年正月，退崑崙關，入南寧，鼓噪索餉。上盡括宮中簪環器皿，準銀八千兩；不足，立

迫文武攢銀二千給之，又搜行在布帛裯褥棉絮，爲營中馬屨棉甲用，乃去。

十月，命與黃安信進復潯、梧。清兵過新寧，應選戰敗，上遂自瀨湍幸安龍，應選走欽州。

六年二月，清兵至，入山。李定國復桂林，與石道貴以兵應之，復欽州。清兵再至，棄城走，依定國，與一青抑隸部下。二人故夙將，不從，因留御營宿衛。

孫可望畔，隨劉文秀破之交水。滇京亡，入迤東土司，依王耀祖。二十年，起兵復彌勒。總兵王輔臣進攻，城陷，被執死。

執中，建水人。累功官總兵。湖南陷，降清。

時滇將之完節者溫如孔、周宗德、尉遲日昇、龍國命、胡鯉、楊佩玉、郝太極、解鼇、王國增。

如孔，昆明人。崇禎元年武進士，精騎射。授鎮西衛守備。苗畔，進剿，以功陞臨元參將、貴陽副總兵。沙定洲反，奉命援滇，戰盤江者數月。可望招之不見，隱山中卒。

宗德，昆明人。諸生。沐天波薦副總兵。隱於醫。

日昇，臨安新化人。副總兵。弟日華，遊擊。

國命，建始人。北京亡，練鄉兵自保，多所保全。自守備陞尋霑參將。

鯉，字克齋，江川人。隴蠻遊擊。

佩玉，字毓初，霑益人。諸生。可望兵入，衛衆避難。歷守備、遊擊，撫威寧夷，與總兵趙世朝平東川盜。

太極，晉寧人。天啟中，官霑益守備。安效良糾水西兵入寇，從巡撫閔洪學堵截，斬級數千。厥後屢立戰功。國亡，隱蘇州上津橋，以醫自給。

鼇，南寧人。通典籍。曲靖指揮，洱海守備。

國增，龍遊人。雲南守備。皆不仕。

胡一青，建水人。本名一清，隆武中詔改名。短小輕捷，尤長於馬槊。腋挾二槊，飛擲三十步外，中重鎧皆洞中。追及奪槊，迭擲迭奪。每馳陷陣，輒手殪數十人以爲賞。乘馬號「沙兔子」，高不滿五尺，每出必翦其鬚，騰躡度萬馬前，清兵認爲牛，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

初以偏裨隨胡紹虞應詔入閩。過吉安，萬元吉留之屯安福。劉良佐、高進庫以清兵數萬攻吉安。一青聞警，命嚴新屯、永新，自率輕騎馳歸，蹂良佐老營，斬殺披靡，敵半殲，轉戰至城下，圍城兵忽潰走，城中猶不知。俄一青躍馬追擊，大呼城中出兵夾擊，追奔十餘里。

吉安圍解，紹虞讓爲總統，一青以趙應選齒長，聲望較重，轉推之，卑躬自下，以是滇營稱和輯，臨敵無貳心。

吉安陷，同應選依何騰蛟，授副總兵。與黃瑾屯寶慶。

隨扈奉天。劉承胤欲致爲己屬，誘脅備至。治兵自保，承胤不敢誰何。遷太子少保、都督總兵，挂威虜將軍印。承胤怨騰蛟，不遣出師。一青等乃拔營護騰蛟出，承胤兵追之，一青上馬挾槊，火礮齊發，軍以次行，自緩轡爲殿，承胤不敢迫，遂繇間道達義寧，北進永州。清兵攻城，郝永忠走，一青獨從騰蛟，力戰十餘日，援絕糧匱，自八十里山退全州，同應選屯永寧。清兵攻全，大破之。全州降清，以兵二千護騰蛟興安。

桂林潰，瞿式耜請援，騰蛟以應選、一青至，封興寧伯。時清兵甚盛，一青督標下總兵掌廣西都司印李成龍、總兵陳志高、前協鎮張拱濟持戟當前隊陷陣，手馘數百人，叱咤撼山嶽。午刻，追至嚴關甘棠渡，各將猛戰，斬首三萬餘級，僵屍橫關。戰至日落，溽暑枵腹，諸將請令收兵，一青單騎獨入，至興安三里橋。線國安與一青交馬，騰蛟撫一青背曰：「兒好爲之。」國安舉刀斫一青，一青從脅下持之。國安憊，拔刀將斫，會救至，國安乃脫走。是日，大風塵蔽天，清兵驚潰，一青盡獲其馬仗輜重。諸將尾之，亦以一當百，直抵興安，清兵遁楚。明日，再戰鳳凰坪，會應選、焦璉等攻全州。大戰飛鸞橋，一青躍馬飛槊，敵盡披靡，

大敗之，衆幾殲，河水爲之不流。一青攻全未下，清乘虛來襲，大戰橋東南。甫接而清兵退，追至北關，欲乘勢入城。清兵矢石如雨，一青乃却。清募鈹手千人，水陸出戰，一青與應選敗之。增置火藥，親修敵樓，雲梯傅城，一青先登，生禽巡撫李懋祖，悉誅其精銳，遂復全州。圍永州數匝，城中食盡，食馬盡，人相食。余世忠出兵拒戰，部將普明師覆。軍中獲諜者，得密書，知清將魏甲自寶慶來救，一青伏兵文明鋪待之。敵至，夜安營竟，猝起攻之，斬七千餘級。世忠死，遂復永州、衡州。騰蛟至湘潭，以楊應亨監其軍，命守衡州，依依不忍舍，泣曰：「敵兵近矣，請易我馬，步行保之。」騰蛟曰：「無庸也。大事去，生奚益？爾往矣，毋以我累爾。」

騰蛟敗歿，與應選至桂林，受瞿式耜節制。晉侯。

清兵大入，請援於應選，應選坐桂林不爲出。

三年八月，一青與王永祚、蒲纓全軍出楚，屯白牙橋。命拱濟復新寧，破清兵石門。一青薄清兵於衡山，敗之。已而清兵十餘萬至，戰永州青草橋不利，乃退嚴關。

一青所部多滇中驍卒，轉戰三年，死傷過半，益招楚、粵間新軍萬六七千人。晉衛國公。

一青樸率無威儀，言多造次，而恭謹不驕，在軍中能茹荼苦，坐卧草泥，食糗飲濁水，自

如也，故能與士卒共甘苦，士卒亦愛戴而樂爲之死。應選踞嫚待一青，一青弗較。每出師，一青輒先驅，應選乃遣部將尾之。

式耜催諸軍出楚，一青獨與永祚、馬養麟數萬人圍永州。垂克，會孔有德復南，乃全軍壘嚴關。與有德前部相持不下者五月，糧盡兵餒，采菽殺馬以食。有德使人勸之降。曰：「吾堂堂大丈夫，有死而已，豈蒙面事虜者耶！」再踰一月，兵益疲，勢不可支，不得已泣求於應選，弗應。一青孤軍，誓死與敵相拒榕江。未幾，清兵知勢難遽入，撤退圍解。已有德復聲稱進攻榕江，一青以領餉入桂林，並謁式耜請機宜。清兵偵知一青離汛，遂以全力逼榕江，應選走柳州。一青聞警，與楊國棟、纓、養麟馳出小路還榕江柵壘。未至，全軍已潰，一青身被數創，幸以死戰得脫，收集潰衆，欲走潯州扈車駕。

上幸瀨湍，命與應選斷後，守南寧。清騎至，以步兵拒之不利，乃走新寧，疏請上即時出狩。清兵尾之，屢戰屢挫衄，遂退遷江土司中。一夕出山，斬平樂知縣涂起鵬，餘衆二百餘人先後戰死，乃披薙爲僧。

孫可望僭逼，不爲之用。李定國復桂林，與龍韜、楊武起兵永福、陽朔應之。桂林再陷，七年四月，進攻不克，斬副將張士舉，入山。

上幸滇京，導自泗城進。可望犯關，與應選敗之。